

第九章

岩石说明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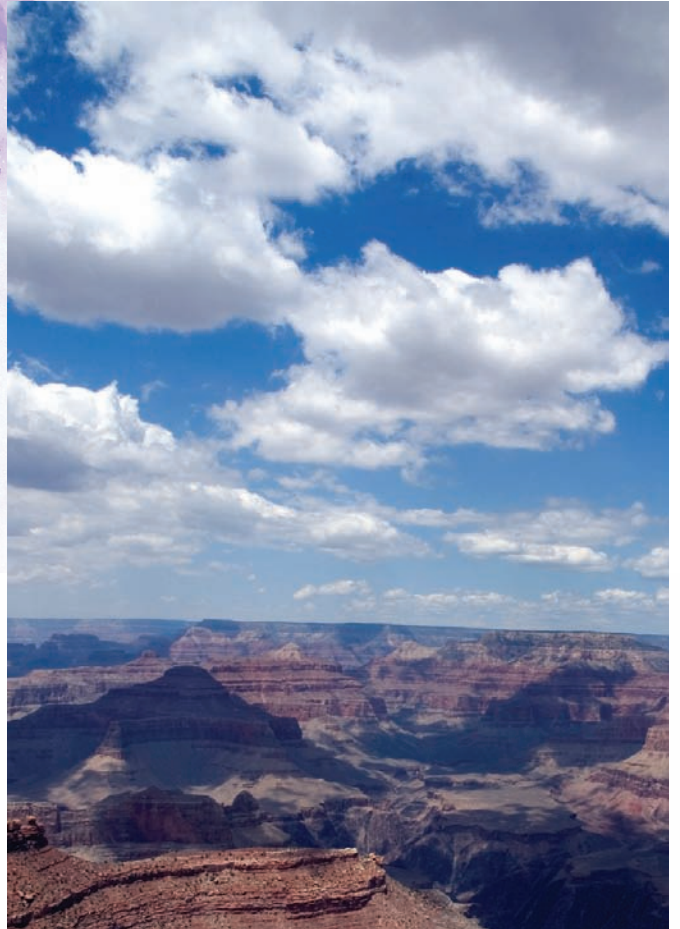
最近，我应邀在一个广播脱口秀节目中做简短发言，主持人原来是一个敌视并会诱骗基督徒的怀疑论者。主题是创造与进化，他把所有的创造论者都描绘成愚昧顽固的原教旨主义者，还称“我的电话那头就有一个”。他吹嘘说他要揭露创造论的错误，办法就是向我要“一个证据”，来说

明岩石只有 6000 年的历史。

我首先指出，岩石并不给出具体的年龄，无论说它什么年龄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对每一块岩石的理解，都必须放在某个世界观内，借助对过去的某种假设来认知。他对这些一概不理睬，并再次要我拿出年轻地球的“一个证据”。我反复请他允许我把道理讲给他的听众，他一概不听，表现简直就是霸王坛上的“霸王迈克”。他拒绝了解岩石的年龄是如何鉴定的，还误以为岩石会讲话。直到今天，他的听众还在跟着传播他的偏执观念，而他那一套也是从别人那里误传而来的，就像学生重述课堂里的教导，科学工作者为专家背书一样。我们再也不应该这样下去了。

虽然在这本书中，我没有用科学来证明地球是年轻的（而且正如我一直坚持的，确实不可能有科学的证明），但是我已经提出重要的证据，这些证据与年轻地球模式相吻合，比与古老地球模式吻合要容易得多。事实上，有一些证据似乎与古老地球的理念根本不相容。证据偏落在年轻地球这一边。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里所提出的有关对未观察到的既往事件的思维方式。我所一直坚持的观点是：只有圣经，对地球年龄及未观察到的事件的发生时间，提供了具体的信息。岩石、化石、同位素



系列和物理系统都不会像经文那么清晰地说明问题。真相就在自然界中，但我们能看得到吗？在很多意义上，这样的系统你说有多少年岁都可以：它们在多个模式内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预设前提。

要正确地解释数据，我们必须首先回归《创世记》并藉以建立总体模式，确立正确的思维方式，然后在这个模式内对物理证据做出解释。在一个源于对圣经的直接理解而建立的模式中，含化石的岩石大部分是在挪亚洪水中沉积而成的。成为化石的生物残骸都是从最初创造的生物繁衍而来的，而且死于

大洪水（有个别例外）。放射性同位素测年法的问题在于对过去的错误假设，主要原因有二：（1）所有的物理系统都因全球性洪水的破坏而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2）所用的假设否认了创造的可能性。圣经并没有给我们所有的细节，但只有当我们的诠释与圣经的教导保持一致时，我们才有机会正确地理解过去。

进化论者所遵循的思维方法也是完全一样，只是他们拜伏于另一套哲学之下，那就是自然主义、进化论和均变论。这些有关过去的学说，充其量不过是基于无法证明的假设，缺乏有力的资料支持。它们从定义上否认《创世记》中的全球性重大事件。但如果创造和大洪水是历史事实，人们在考究过去的时候就必须要加以考虑。在试图重塑历史之前就先否认了历史的真相，剩下的只能是无休无止地缘木求鱼。

有这么重要吗？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如此难以捉摸的东西呢？”“我们是否只需要认识那‘古老的磐石’，而不要去管磐石有多古久？”或者说，“让我们谈谈将来的归宿，而不是过去的路径。

诸如此类的问题和评论，听起来似乎很属灵，但其实是找借口回避。有太多的基督徒选择了对我们周围的争战视而不见的态度，不想涉身其中，这样做实际上等于向敌人缴械投降，放弃了所有那些在敌人影响力之下的人。

被那些持反基督教观点的人占领的前沿阵地包括：新闻媒体、电视、政界、学术界、司法系统、公立教育，还有这里所讲的科学界，各处均遭到大破坏。每一场战斗本来都是能打赢的，有些现在还能赢！基督徒的资源远超过人本主义者的资源，况且证据很明显地是在我们这一边。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在真正的科学上，证据对我们尤其有利。作为科学的模式，创造论比进化论优越得多。进化论要生存下去，唯有靠压制其他学说，其手段包括嘲笑、人身攻击、官僚式的政策，以及法庭的裁决。进化论之所以能够生存，主要是因为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听到关于创造的可靠论证。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全是灌输给他们的那些东西。

无论是创造论或进化论的拥护者，很少有人认

识到这一问题的哲学实质。有关的讨论常常归结到“我的证据还是你的证据”的水平上，但实际上所有的证据都必须得到解释，而且任何一个模式都可以包纳几乎所有的证据。应该讨论的是“我基于我的假设的解释，还是你基于你的假设的解释”，以及每一套假设和解释的合理性。当然，我们绝不能将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混为一谈。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声称只要正确地讲解创造论和年轻地球思想，便能保证在每一个立法委员会、学校行政机构、电台节目及智囊团中获胜。这些领域多已被独断专行的世俗主义者渗透，现在占主导地位的这些人人都知道他们是在战斗，而且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通常，规则已经设定了，不容创造论者置喙，遑论认真对待。

但是，至少在局部和个人的层面上，争战是可以得胜的，而且值得打下去！以下我要列举几个理由，说明基督的追随者为什么必须加入这场战斗，因为这一仗关乎的是人心，是男女老幼的心思意念，包括科学家和普通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战斗必须在几个阵地上展开，上帝的一兵一卒都起着关键作用。永恒之业在此一搏！

科学阵地

很少有人，尤其是基督徒，会静下来思考，科学原来是上帝命定的，而且每一个人都负有参与科学事业的使命。在上帝的创造周结束之时，祂托付亚当掌管所造的一切。亚当奉命“治理”这地，也要“管理”地球及其上的万物（《创世记》1:28）。神学家称之为“管理使命”，并认为这项使命经亚当传给了他所有的后代。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两个动词很重要。“治理”意味着认真研究地球及地球上的过程，也包括研究所有的生物。我们称这样的认识过程为“科学”。人类必须充分认识受造物，以便执行该使命的下一部分。

“管理”受造物，按现代说法属于“技术”范畴，是知识的应用。上帝把人类安排在受造物管家的位置上，让我们看顾、管理、保护，并使用受造物，

以荣神益人。

人本主义者常声称，如果任基督徒随意而行，他们会损害环境，破坏物种间的生态平衡。虽然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不够敏感，但是圣经中找不到糟蹋环境的依据。

其实，基督徒应该率先关注环境问题。然而近年来，人本主义者已经独占了这项由上帝所命定的行动，并利用它来掳获年轻人的心。在此过程中，他们把环境保护主义扭曲，变成了泛神论，随之而来的是一大群新纪元邪魔。一大堆毫无道理的理论包袱，被附加在上帝所命定的对受造物的正当关注之上。在现代环保主义者看来，人类是敌人，而不是管家。自然是母亲，时间是父亲，此二者为创造的媒介，而进化是造物主。基督徒不能参与现代环保运动中的泛神论方面，但上帝希望我们所有的人，而不只是环保主义者，都发挥智慧，看护祂的受造物。

理解创造之所以如此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帝壮丽的创造和祂的救赎之工一样，配得颂赞。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花时间赞美上帝创造之工和祂对受造物至高无上的呵护，我们的祷告生活必大为失色。祂给我们的话语中多处论及对创造之神的赞颂，我们岂敢忽略这些经文，忽略祂的话语！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4:11）。

此外，上帝在时间和空间上确证祂的话语。祂把圣经中的许多预言和历史陈述，与特定的时间、地点联系起来。这些在原则上都是可验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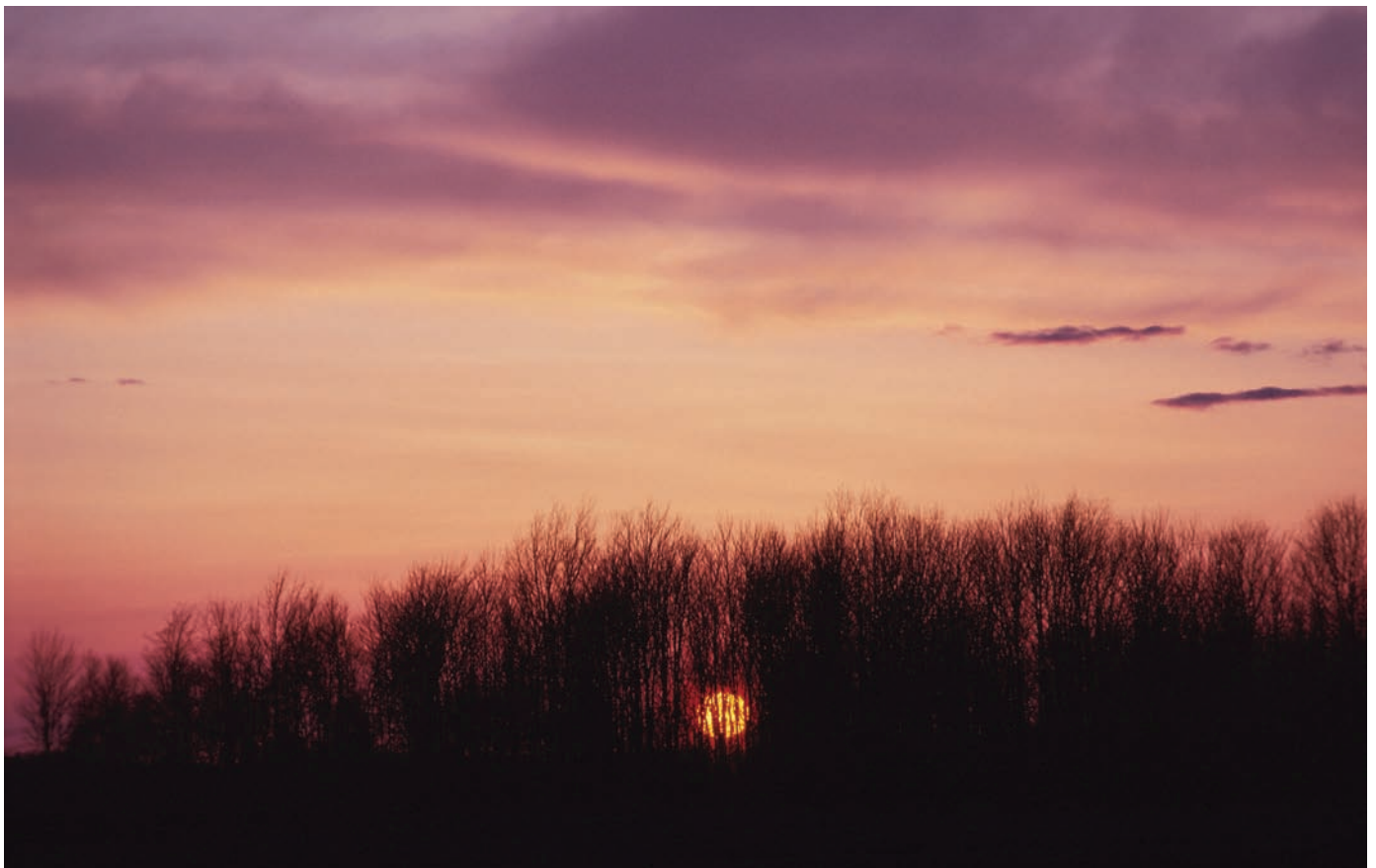
耶稣问尼哥底母：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约翰福音》3:12）

如果祂教导“地上的事”，我们尚不信祂，当告诉我们“天上的事”的时候，我们又怎么会相信呢？我们可以查验科学和历史的事情，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会发现祂的话的确值得信赖。

反过来说，假如祂在科学上和历史上是错误的，那么祂就是错的，而根据祂自己的话，错误的先知就是假先知（参见《申命记》18:20-22）。

为了充分领会上帝创造的能力和尊荣，我们必须首先正确地理解祂的创造，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研



究受造物，全面正确地理解它们。然后我们才能按着知识赞美上帝；当我们妥善照顾祂的造物，遵行祂的使命时，就将荣耀带给祂。

这项使命要求我们理解的不仅是创造，也包括年轻地球的问题。敌人把进化作为主要战斗武器，而古老地球观则强化了整个进化论思想体系。当你向他人见证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会不时遇到未得救的人利

用圣经里年轻地球的教导，来反对圣经所启示的基督，因为如果前者是谬误，后者必然也一样。创造论者可能想停留在创造与进化的问题上，而忽视地球的年龄；可是对许多人来说，古老地球就证明了进化。它无疑表明圣经有误，因而也就推翻了圣经中有关创造的教义。双方都有许多人认为地球的年龄是圣经中最薄弱的教义。我们必须巩固它，捍卫它。

智能设计

有一点我们都认同，那就是万物的精致复杂性，尤其在生物圈内。活物的设计实在是伟大得不能否认。从创造论者到世俗人士，每一位观察者都能看到生命的精美设计，而将它归功于某种力量。笃信圣经的创造论者将这种复杂性归功于圣经中的造物之神，并宣称如果圣经是正确的，万物正该如此。当你考察 DNA 分子中的信息时，结论尤其明显。盲目的过程不会形成可以读懂的信息。DNA 编码的信息甚至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力。今天的分子生物学家都无法写出这样的编码，甚至无力设计一种方式来模仿细胞的工作。在 DNA 的书写及细胞功能的背后，无疑有一种比我们的水平更高的智慧。创造论者知道智慧的来源：《创世记》中的造物神。

自然主义进化论者不信上帝，因而无心探索万物背后的超自然意志。与达尔文一样，他们一般地把这种奇妙设计归功于自然选择。认为没头没脑的



随机突变写出了一套包含智能信息的大百科全书。这不可能，无可置辩。

如今市面上有个新花样，称为智能设计运动。它承认万物的复杂性和有序性，坚持一切出自智慧，但拒绝考虑智慧的本质和设计师的身份。它也正确地认为，自然主义进化论就是自然主义的宗教。

如此我们就有了三种选择：随机因素的无智能设计；来源不明的智能设计；圣经中智慧之神的智能设计。诸如此类有关起源的观念在本质上都是不可证明的，但是哪一个最可信呢？如果上帝存在，创造论思想就解释了一切资料。如果上帝不存在，而只有自然力量存在，这时候自然主义才有意义。依赖盲目的自然力量有损于可信度，但这正是进化论者的信仰。任何有关起源的观点都带有“宗教”性，因为这是试图重塑未曾观察到的过去。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确认哪一种历史观在科学、历史和个人生活上最让人满意。

创造和新纪元

在另一方面，今天很多世俗人士已经放弃了严格的自然主义，而追随朦胧的新纪元思潮。甚至许多科学家也认识到严格的自然过程随机地作用于无机化学物质，永远不会产生出复杂的、富含信息的活细胞，因而他们也成群结队地离弃达尔文式的进化论。他们也厌倦了，无心继续论证随机突变何以

改进高度复杂的遗传密码。

为了避免因自然界的无能而带来的问题，新纪元的门徒们宁可相信大自然是活泼健康的，做事都有目的。因此他们崇拜自然（有的人比较公开，有的人隐晦些），把原来归于上帝的一些属性和特点归与大自然。他们意识到生物界的奇妙设计，而且知道其背后必有一个统领一切的意志。那个意志对他们来说就是“盖亚”（Gaia），或叫大地母亲。他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批评态度应该和创造论者几乎一样。你当怎样与这些新纪元信徒接触呢？

与一个选择了荒诞信仰的人进行逻辑论证是不容易的。跟新纪元倡导者争辩创造与进化很少收到成效。但有时候讨论地球的年龄能打开一个缺口。提出确凿的证据以表明地球可能并非那么古老，也许会削弱他对那一套反上帝哲学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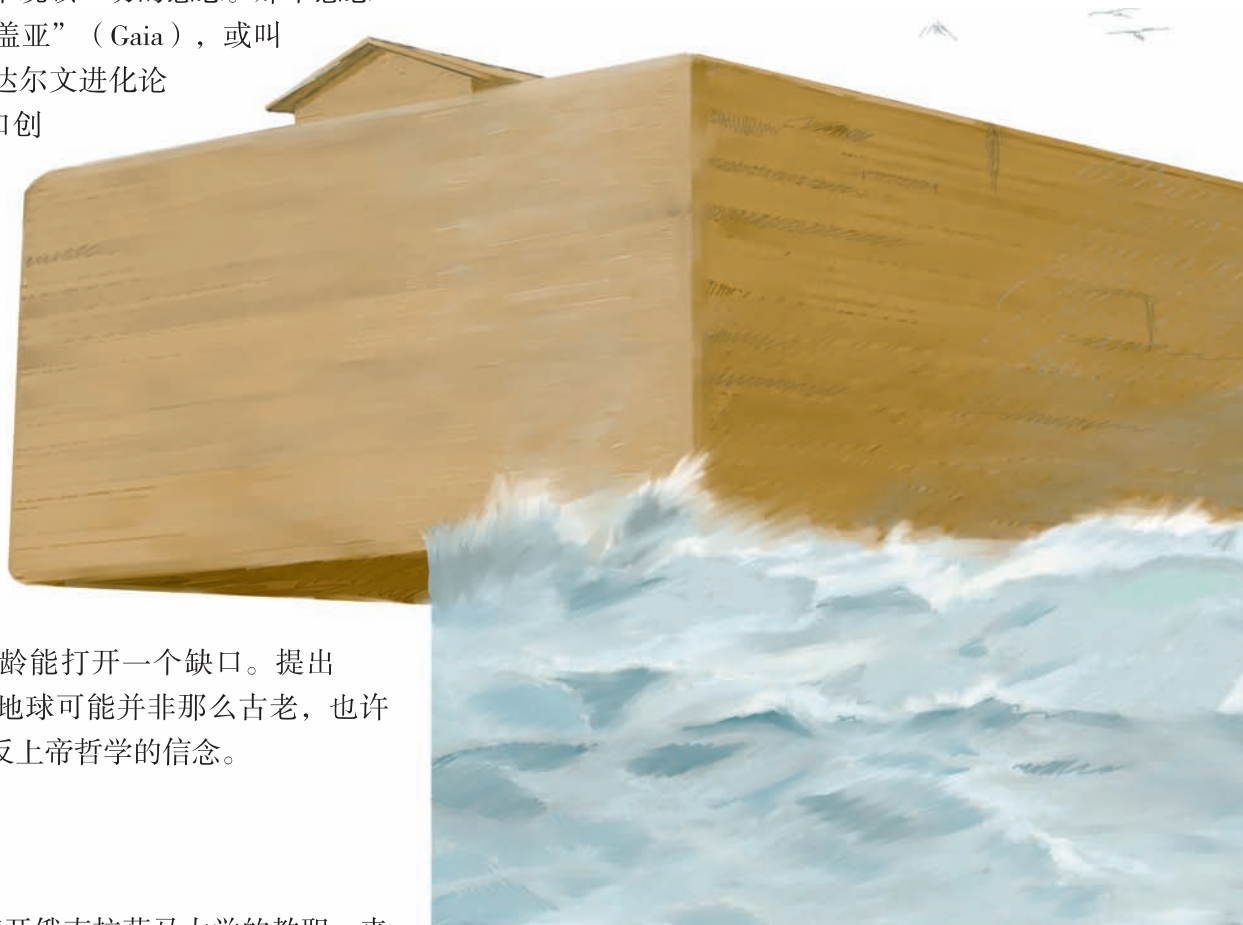
圣经阵地

我于 1984 年离开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教职，来到创研院工作，那时创研院的设施已经远远不敷使用。唯一剩下的办公空间是图书馆里放置剩余图书的一个房间，那里存放了数千册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神学书籍。它们代表了那几十年内基督教领袖的思潮，在此期间自然主义的进化论取代了创造论，成为规范。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书虫”，我把这些书读了很多，几乎浏览了一遍。

在十八世纪中，西方国家大多数神学家和科学家都是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和创造论者，只有个别例外。但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大多数科学家和神学家已经放弃了创造、大洪水和年轻地球的教义，反而接受了圣经有误、不可信的立场，尤其是圣经在科学和历史方面的教导。

我在世俗机构研究过地质学，知道赫顿（James Hutton）和赖尔（Charles Lyell）分别于十八世纪末

和十九世纪初提出均变性原理，进而得出古老地球观。他们由于为达尔文在 1859 年彻底否定圣经打开了大门，被世俗主义者封为圣人！当时许多科学界领袖抵制这些观念，捍卫圣经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这样的声音几乎全被压制了。是什么带来了这种逆转？



我在办公室里的阅读提供了答案。在许多情况下，是基督徒带头指责圣经。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神学家就甘心采纳古老地球的主张，然后用均变论代替了大洪水。他们甚至在达尔文之前很久就已经在摆弄进化论思想了。在那些日子里，笃信圣经的科学家举步维艰，他们试图捍卫圣经，而当时的神学家们却不以为然。

渐渐地，对《创世记》之历史性的信仰日益式微。一代人之后，当达尔文提出他的进化机制时，连科学家也陷入了他的圈套。不管是科学家还是神学家，没有几个学者仍然接受创造论了。

附带说明的是，这种形势至今并无多大的改变。现代创造论的复兴是由科学家和外行人带领的，而不是神学家。大体而言，神学院训练出来的神学家

都反对或漠视圣经上和科学上的创造论。但是，要知道圣经教导创造和年轻地球，并不需要一个神学院学位。事实上，要接受各种曲解圣经的理论，如一日一时代论(Day-age theory)、框架假说(Framework hypothesis)、神导进化论(Theistic evolution)和局部洪水论(Local Flood theory)，大概需要神学院的训练。现代福音派很难找到一间主要的神学院，会明确地坚持从历史和语法的角度理解《创世记》。大多数神学院都喜欢对《创世记》进行寓意解释，并欢迎进化和 / 或古老地球思想掺入他们的神学。

不久前，来自一个主要的、保守的、福音派神学院的几位教授

会见了创研院的科学家。他们都已经放弃了近期创造的立场，多数赞成框架假说。在会议结束时，每位与会者都被问及怎样才能改变他的立场。每位科学家都坚称，只有当他确信圣经教导古老地球时，才会改信古老地球说，尽管

他们都肯定地认为科学支持年轻地球的观点。相反，神学家们承认，他们会坚守古老地球思想，不管圣经明确的意义是什么，而只有当世俗科学家的共识转移到近期创造的时候，他们才会接受年轻地球理念。难怪教会是如此地脆弱，它的领袖都接纳了以前他们会认为是异端邪说的东西。

今天，令自由派和新福音派神学家如鲠在喉的是年轻地球的教义。甚至有不少的“基要派”神学家也相信所谓的“间隔论(Gap theory)”，以迎合地质时代说；立场中庸的“福音派”拥抱着一日一时代论；精英级的神学院则采纳框架假说。大家都死抱着古老地球的观念。

从历史上看，地球的年龄问题是第一个被妥协者离弃的圣经教义，继而是大洪水，然后是创造。

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随着进化论被证明不可信，许多基督徒重新接受了创造论，但仍然保留古老地球和局部洪水的信念。若是全面回归圣经世界观岂不更好(圣经世界观也会导致更好的科学研究)。

事关重大，甚至关系到圣经无误的问题。上帝的话可信吗？它给出的时间、地点和家谱，是否包含有意义的信息？在主张古老地球的基督徒看来，许多经文必须忽略或只能作寓意解释。

首要的例子就是圣经中的洪水。圣经教导我们，大洪水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毁灭了洪水前的世界，也毁灭了挪亚方舟以外所有居于陆地上的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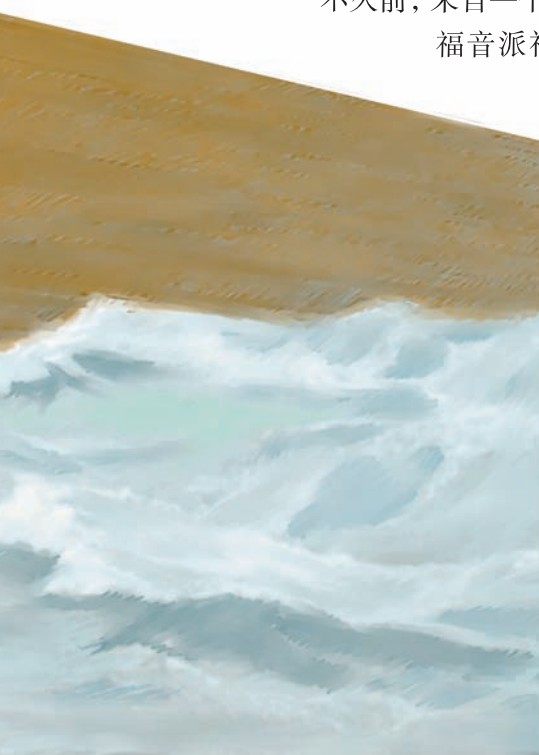
请看以下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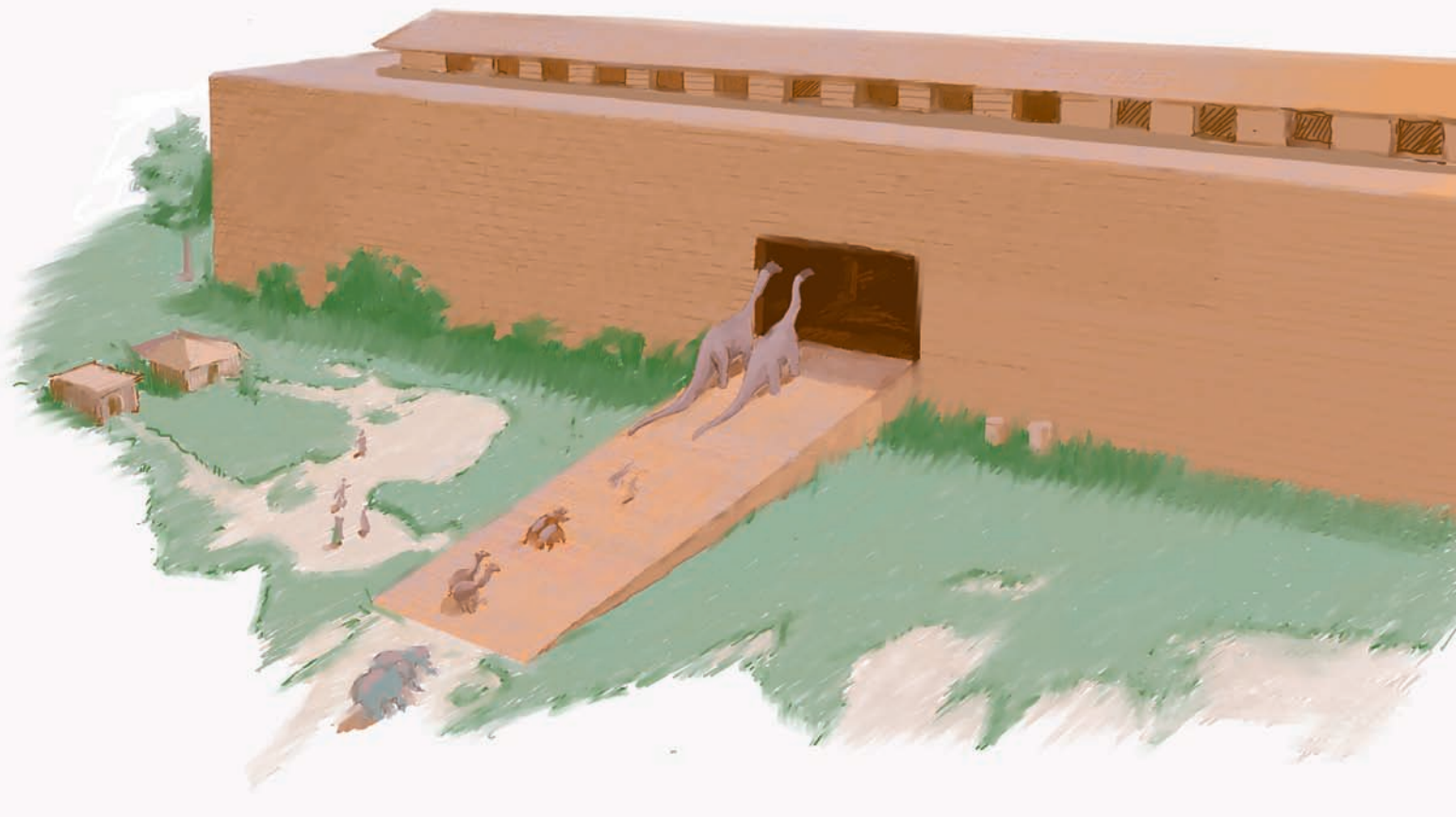
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长，把方舟从地上漂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长，方舟在水面上漂来漂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创世记》7:17—24)。

对全球性洪水的描述还能比这更清楚吗？然而，尽管圣经的意思彰明较著，很多基督徒仍追随进化论，声称洪水即使发生了，也只是局部范围，或者只限于两河流域，而非全球性的，而且肯定与岩石和化石的记录无关。

在这段经文中的“所有”、“凡”、“都”几个词是从同一个希伯来词翻译而来的，有时这个词的意思确实可以理解成有限的范围，就像英语中的“all”一样。这样的词必须通过上下文来理解，而在这里，它只能意味着全球性范围：“凡地上有血肉的……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凡地上各类的活物……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仅仅说这个词有时候可当作有限度来理解，显然是不够的。要捍卫局部洪水论，必须证明在这里“凡”仅限于“一些”，尽管经文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大洪水的广泛包罗性。

还有其他的词语也显示洪水只能是全球性的：





“凡有血气的……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创世记》6:13, 注意“地”是指地球, 而不只是局部区域）。“看哪! 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毁灭天下, 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 无一不死”（《创世记》6:17, 请注意, “天下”指大气层, 这是遍及世界的）。动物“各从其类, 每样两个, 要到你那里, 好保全生命”（《创世记》6:20）。如果只是局部洪水, 这条命令就难以捉摸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挪亚的洪水覆盖全地! 整个地球!

在新约中, 基督和彼得都有与此呼应的教导: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马太福音》24:37-39）。

故此, 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 还是凭着那命存留, 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 用火焚烧（《彼得后书》3:6-7）。

注意, 基督和彼得关于未来全球性审判的教导, 都是基于在挪亚时代曾发生的全球性审判。假如洪水只是局部性的, 大部分地球并未殃及, 并且至少有一部分人存活下来了, 那么未来的审判将会如何呢? 也会是局部性的吗? 一部份罪人获豁免? 局部洪水的说法制造了神学上的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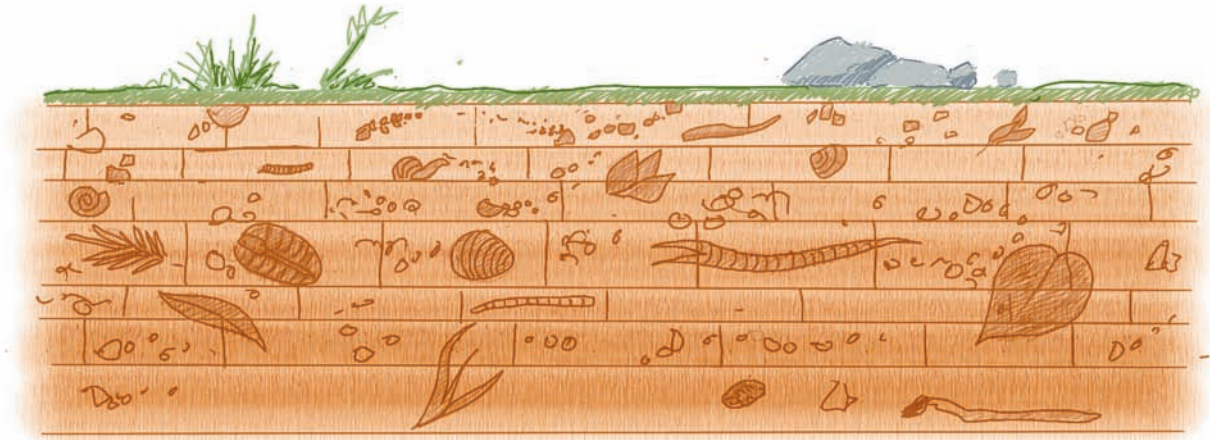
不仅洪水覆盖了全球, 覆盖了山岭, 而且一年之久的灾难也带来了重大的地质改变, 其速率、规模和强度远非现代洪水可及。最低限度, 它像所有的洪水一样, 在一些地域造成侵蚀, 把侵蚀掉的物质转而沉积到其他地域, 沉积物中充满了在洪水中丧生的动植物。如果挪亚洪水发生的方式确如圣经所说的那样, 那么现今所见到的含化石的沉积岩必定是它造成的。

如果是这样, 大洪水留下的沉积物必将显示灾难性的沉积过程, 而不是平静均匀的过程。沉积物应该经常是大面积区域性的, 而不像均变论者所说的那样是局部性的。侵蚀和沉积都会是灾难性的规模! 现在很多进化论者自称是“新灾变论者”, 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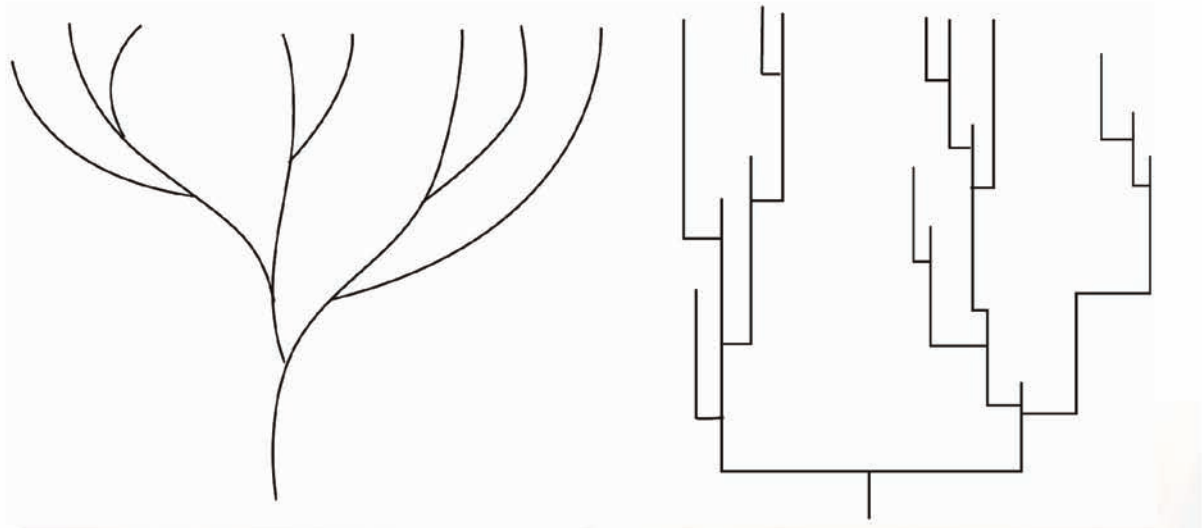
挪亚时期的洪水

(总结)

洪水覆盖全球，淹没山岭，全世界大部分含化石的岩层就是那时形成的。



自然主义者否定洪水的事实，曲解岩石和化石。



如果洪水确实为全球性事件，并带来了岩石和化石，那么进化或古老地球的证据就没有了。



为他们认识到了这些特征，并且承认这些都是主导性的特征。过去曾发生过与现今截然不同的事件：那是灾难性的、全球性的，就像挪亚时代的洪水。

然而，很多进化论者仍然错误地使用岩石和化石作为进化和古老地球的证据，曲解真实的历史。但是，如果挪亚的洪水造成了岩石和化石，那么进化论和古老地球说就几乎没有什么证据了。

采纳古老地球观和 / 或进化论的现代福音派，必须否认大洪水的全球性以及它在地质学上的重要性，他们当中凡是全面连贯地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这样。大多数人声称洪水只是局部性的，另一些人则提出了荒谬的静态洪水说。也许有一大部分人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无视整个问题。这些人都否认圣经的明确教导，而这些教导正是新约中许多重要教导的基础。基督徒若要有有力地影响这个世界，亟需回归对上帝全部话语前后一致的信仰。

几年前在创研院发生的一件事，戏剧性地反应了这种状况。当时我正在创研院的一间姊妹学校（Christian Heritage College, 现名 San Diego Christian College, SDCC）讲授圣经与科学护教学。我正在教大洪水，我对学生门说，那些想要把古老地球观融入圣经理论的人，总需要修改有关全球性洪水的清清楚楚的教义（我指的是那些有知识的、对古老地球观的理解前后一致的人）。我向他们说明，无论在历史现实中还是在逻辑上，一个倡导古老地球论的人无法持守一个全球性的、有地质学意义的大洪水，这是因为他们以岩石和化石作为长久年龄的证据。然而，如果挪亚洪水确实发生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含化石的岩石就是它所留下的。这样，为了坚持古老地球的概念，就必须论断说，挪亚时代的洪水只是局部的，或

和缓的，与岩石和化石毫无关系。

一天课后，我得到消息说，两位基督徒学者过几天要来创研院，讨论我们对年轻地球的看法。其中一位是天文学家、大爆炸 / 古老地球论的拥护者休·罗斯博士（Dr. Hugh Ross），他已经宣布他来创研院是为了“按圣经对质”。他觉得这是他作为基督徒的责任，要针对我们有关年轻地球的错误教导，进行对质。另外一位学者是哲学家兼神学家诺曼·盖斯勒博士（Dr. Norman Geisler），他也是古老地球的拥护者，是为支持罗斯而来的，他的主要目的并非就创研院的错误进行对质，而是为了参与讨论。

当然，这是严肃的事情，我们也很重视。我们安排了创研院所有的科学家以及有兴趣的 SDCC 教师出席对话。如果我们有错，我们想知道，并愿意纠正自己的思想。

他们来的前一天，我在课堂上预告，如果这些学者的古老地球思维是连贯彻底的，他们就必然接受局部洪水论或静态洪水论，以维持他们对古老地球和对圣经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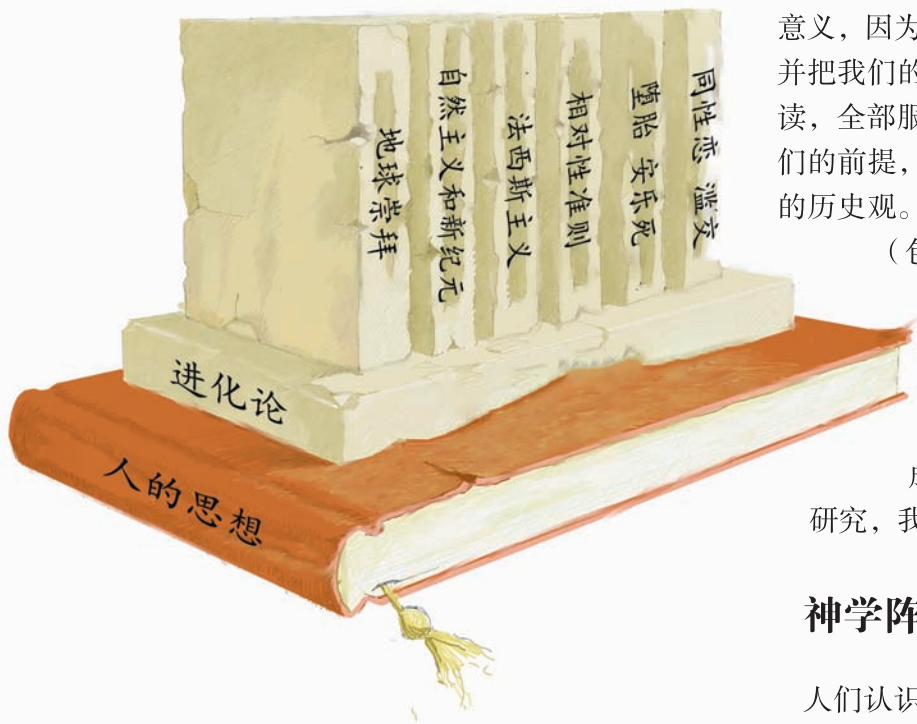
对抗持续了两天。主要是罗斯博士试图说服我们相信大爆炸理论、放射性同位素年代测定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许多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已经相信）、及板块构造论（许多年轻地球创造论者也相信，尽管时间框架有异）。罗斯甚至声言，他得救的经历与大爆炸理论和古老宇宙概念有很大程度的关系。他作为一个少年科学迷，当他在宗教中寻求真理的时候，发现圣经中《创世记》的记载，是唯一能与大爆炸和古老宇宙（他已经“知道”这些都是真确的）相吻合的宗教著述。

盖斯勒不太刻守这类说法，但对古老地球坚执不渝。他甚至与罗斯的某些观点保持距离，例如罗斯认为尼

安德特人（Neanderthals）是类似人类的动物，虽然它们的脑器官比现代人大，有言语的能力，其墓葬方式也有宗教色彩，等等，但是它们没有永恒

的灵。盖斯勒认为尼安德特人是亚当的后裔，但罗斯坚持认为，人类永恒的灵是在亚当被造后才有的，远在尼安德特人之后，他的见解完





全是基于对尼安德特人化石的一项陈旧的放射性同位素测定。

接着的问题是，你怎么看挪亚洪水？罗斯不讳言那是一场大洪水，但覆盖面只是中东部分地区，没有涵盖欧洲、亚洲、非洲，也没有溺毙这些地区的生物，当然未波及美洲，没有影响已经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也没有造成大峡谷。根据世俗的地质学阐释和放射性同位素测定，大峡谷是在数百万年前被侵蚀而成的。按罗斯的说法，大洪水只是在挪亚看来是全球性的，洪水覆盖面极尽挪亚的视野，但无疑只是局部洪水。他称之为“普世”洪水，就是穷挪亚之所能见。无论如何，岩石和化石并非大洪水中沉积而成，地质学已经证明它们有亿万年之久！

此时，盖斯勒插话纠正罗斯，他坚称圣经清楚地教导全球性、遍及世界的洪水。但是，盖斯勒说，它没有产生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声称的那种地质功效。他认为，大洪水必定消灭了以前所有的居民，却没有在这个星球上留下地质遗迹。洪水上涨，覆盖了世界，溺毙了所有陆地生物，然后就消退了。没有岩石，没有化石。我问他怎能持这样一种观点，因为即使今天的小古规模局部洪水都带来巨大的地质学作用。他既然承认挪亚的洪水比我们所观察到的任何洪水更大、更有力，它怎能没有地质作用呢？就是说，他提出的是静态洪水论。

处理这个问题的正确方式，是接受圣经的字面

意义，因为圣经的作者，上帝，要让读者理解它，并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研究、我们对资料的解读，全部服膺于祂的真理之下。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前提，让上帝，而非世俗科学家，设定我们的历史观。必须根据圣经评判所有科学家的意见（包括我们自己的）。圣经吩咐：“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12:2）。“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帖撒罗尼迦前书》5:21）。一旦我们成功地让上帝和祂的话语指引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科学必会做得更好。

神学阵地

人们认识到，思想带来影响，思想带来能力，这话是对的。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会影响他或她与社会、与自己、及与上帝的关系。

显然，进化的理念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对生命及其意义的认知。如果一个人以为人类是原始粘液中随机事件偶然造成的副产品，那么他为人处世的方式就会与信上帝的人非常不同，后者认为无论男女都是上帝按祂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带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那么他或她怎能做出损害、玷污、或消灭这种形象的行为呢？如果人是一种动物，那么滥交、同性恋、种族主义、背信弃义、堕胎、杀婴、安乐死、和暴力都是可以理解的动物性征。

年轻地球的观念会影响我们的全部思维。我们是认为上帝古久而遥远，还是近在眼前，密切关注着世界，并参与着我们的生活和地球历史？在祂创造万物的时候，祂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姑且假设目前许多基督教领袖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上帝确实创造了地球及其中的地质系统，但是祂用了超过45亿年的时间。我将要表明的是，这种观点在神学上自相矛盾，它所倡导的对上帝的认知跟圣经中的上帝截然不同。

首先考虑上帝的全知性。如果祂知道万事，包括自己创造的目的，为什么祂好像后来才想起的，用了这么久的时间才将自己的形象在一种生物中复制出来，使自己得以与之沟通，将自己的仁爱和恩典倾注在他身上，并从他那里得到爱的回报？在数十亿年的进化死巷和物种的灭绝中，祂有何用意？



人本主义进化论是一条多头龙

难道祂无可奈何,为实现目的只能经过试验和失败,磕磕碰碰?祂是否在测试各种动物,看能否找到一种值得祂特别关注、配得上祂的“形象”的?恐龙,据说在人类被造之前早已绝种的庞然大物,又怎么样?它们是否曾被视为上帝形象的候选者,最后却遭拒绝?这亿万年间死亡、流血和暴力,又是为了什么?祂为了最终产生人类,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种怪诞的方式?如果上帝是全知的,为什么祂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祂是全能的,祂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如果进化和漫长岁月是对的,为什么自始至终预知一切的上帝会制造出这么多以灭绝告终的物种?

突变与自然选择

突变和自然选择被奉为进化的主要机制。没有突变,进化便无从获得新的遗传信息;没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趋势就难以为继。显然,这两种现象今天都在发生着,但并不带来进化。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看到的,大趋势与“进化”相反,是走向灭绝,而非创新。

试想,这些机制怎能与经文所启示的上帝的属性相啮合?上帝会使用那些方法来造出具备自己形象的人类吗?

根据定义,突变涉及遗传信息码的随机性破坏。从来没有人观察到突变会添加有用的、从前没有的

信息。理论上这种可能性也许存在,但靠随机改变而增加新信息的几率是天文数字的倒数。上帝会使用随机破坏来创造很好的世界,包括祂自己的形象吗?或许祂会安排有益的“破坏”,但这种破坏不会是随机的,这也不符合祂智慧慈善的属性。

同样,自然选择也在我们身边大量发生着,但选择的范围局限于由随机突变和基因重组所产生的品种。它没有思维,其作用也毫无目的。它通过自然过程保留现有的最好品种,却不会创新。而上帝是超自然的神,其大智大能,与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一个超自然的神,祂严格禁止我们对自然的崇拜,又怎会用自然过程来实现自己的创世之工?

恩典、怜悯与慈爱

上帝恩惠、怜悯、慈爱的属性与亿万年的进化也不相容。在适者生存的原则下,强存弱亡,强权即真理,这是否更符合靠功劳得救,而非靠恩典得救?上帝并不是这样想的。“温柔的人有福了”,上帝保护贫困无助者,甚至让孩童承受国度。进化是一门张牙舞爪、嗜血如命的邪教,与上帝的本性毫不沾边。以上帝的人格,祂不会使用进化来制造自己的形象。即便是进化论者也似乎明白这一点,故而回避进化的引伸意义,但因为他们不信上帝,所以仍然持守这一信念。困囿于自然主义、无神论和反超自然主义,他们别无选择,但不知道一个基督徒为何会接受任何形式上的进化论。

在进化论者或古老地球创造论者看来,在亚当被造之前和之后的世界都与现在基本相同,动物互相残杀,疾病肆虐于动植物界,毒藤、荆棘、寄生虫、病毒等等,自始至终一直存在着。在伊甸园里(古老地球的拥护者认为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河谷),亚当的脚下,或许有数千英尺厚的含化石的岩石。古老地球的拥护者解释说,这些都是地球上漫长的暴力历史的结果,是适者生存的体现。但这一切根本不像上帝,一个生命与慈爱的永恒的源泉。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世记》1:31)。

上帝不说我们现在的世界甚好。祂认为世界是如此糟糕,祂许诺要用“烈火融化”,然后,祂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得后书》3:12-13)。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

晨，是第六日。（《创世记》1:31）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祂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祂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死亡，也不再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1-4）。

倡导古老地球说法的基督徒一般地认为，撒旦很早就被赶出天堂，是在亚当被造的很久以前，而此后撒旦一直就在地上。但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当上帝宣布一切都“甚好”的时候，撒旦和无数的恶魔在哪儿？撒旦是否潜伏在一棵树后面，伺机引诱夏娃？他是否已竭力扭曲上帝的创造，造成了灭绝和死亡？这根本不是“甚好”。圣经中如此圣洁完美的上帝，怎能做出这样的宣告？

更有甚者，上帝已应许要把地球“恢复”到亚当犯罪前的样子。对古老地球论者而言，亚当只生活在几千年前，是在45亿年地球史的末尾。亚当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大致无异。那么，这个世界要被恢复到什么样？数十亿年的灭绝和死亡？不，圣经说，那将是一个没有流血、没有肉食行为的时代，豺狼要和羔羊同卧，甚至狮子要吃素，人与动物界将再次熙熙融融。对古老地球论者来说，这种事从



未发生过，地球何以恢复到如此状态？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

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接手在毒蛇的穴上。（《以赛亚书》11:6-8）

诅 咒

古老地球思想最根本的神学问题，是由于亚当犯罪而为一切受造物所带来的诅咒（如《创世记》第三章所述），和作为“罪的工价”的死亡。我们从观察中知道，万物都处在死亡的过程中。人会衰老死去，动物会死亡，植物会枯萎凋零，机器会磨损，文明会衰败，月球轨道会衰减，恒星会燃尽。“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马书》8:22），自亚当堕落的那一刻起，就一直这样。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马书》8:19-22）

《罗马书》第八章 19-26 节这段话正击中古老地球观的要害。让我们仔细察看这段经文。

从 19 节到 22 节，每句都有“受造之物”。第 22 节讲到“一切受造之物”都在诅咒之下呻吟，等候释放，获得“神的儿女”已经得到的属灵的自由（21 节）。万物尽在“败坏的辖制”之下，包括动物、植物及



顺便解释一下，植物在生物学上是活物，但无“生气”（《创世记》2:7）。再则，“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利未记》17:11）。植物没有知觉，没有气息，也没有血液，所以从圣经的意义上讲不是活物。它们是为了滋养活物而特地创造的。它们（或许还有许多在技术上划为动物的低等生命形式）在生物学上的死亡并不构成圣经意义上的死亡，后者专指生活、有气息、充满血液之物的死亡。

地球本身。地球上的人类也同样受肉体之苦（23-26节），但上帝的儿女将经历“身体得赎”（23节）。一切笼罩在诅咒之下！

受造物“服在虚空之下”（20节），这种状态意味着未能实现被造时“甚好”的目的。因为罪和随之而来的诅咒，受造界不再像起初那样达成上帝的计划。

动词“服在”的时态，论及一次过去的、已完成的事件，累及了一切受造物。具体的事件只有两种可能性，《创世记》1:1和《创世记》3:14-19。如果《创世记》1:1中所描述的创造包括将万物“服在虚空之下”（如休·罗斯博士等古老地球论者所称的），那么上帝就是诸多疼痛、苦难、和死亡的

始作俑者。难道上帝创造了嗜血动物、有毒植物、传染病、寄生虫、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难道祂称这一切为“甚好”吗？让有意识的、能够表达像忠诚和彼此关怀等情感的动物，去承受极度的痛苦和可怕的死亡，难道这也是上帝的设计？

再想想人类，情况更糟。亚当被造时的世界，与我们现在的世界一样，罹患相同的症状，都是“服在虚空之下”。这个世界“甚好”吗？流产的胎儿、伤心的寡妇、麻风病人、癌症患者、残疾的婴孩和成人，好吗？饥谨、自然灾害、干旱，好吗？出生缺陷和悲剧性的突变好吗？此外还有人类行为方式的因素，包括种族灭绝、活人献祭、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暴虐。考古学家（根据他们对碳-14测定的认识）

告诉我们，这些都已经持续了千万年，远早于圣经中亚当的时代。这个世界不是“甚好”。我们这个世界不可能与上帝所创造的“甚好”的地球相似。如果那样的话，上帝就要为所有这些痛苦而恐怖的事情负责。在这些事情上，祂的圣洁何在？祂的公义何在？

然而，如果是《创世记》第三章所记载的事件破坏了创造，那么伤痛、苦难和死亡的存在就不难理解了。人类叛逆上帝，从而招致诅咒和死亡，也就是“败坏的辖制”。当上帝如祂所应许的那样（《创世记》2:17），信实地宣告了罪的刑罚时，祂圣洁的本质和祂的公义就得到彰显。但是，祂也借着恩典许诺要赐下解决罪和死亡的方法（《创世记》3:15）。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个方法就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是要他们与自己一起活到永生。他们可以享受伊甸园中的生命树。他们和动物都被

诅咒的范围

（《创世记》3:14-19）

由于亚当和夏娃的反叛，所有受造物都改变了

地球受诅咒，17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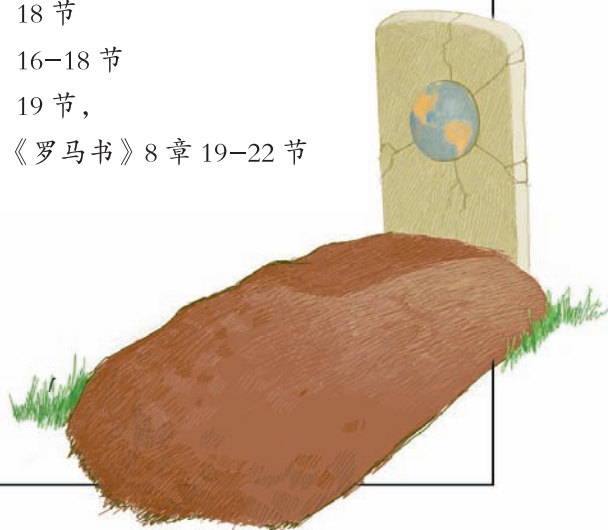
动物受诅咒，14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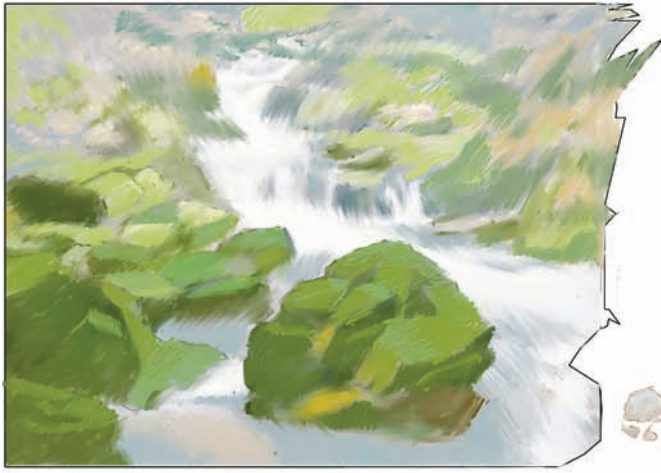
植物受诅咒，18节

人类受诅咒，16-18节

死亡的辖治，19节，

《罗马书》8章19-22节





诅咒的影响：世界不再“甚好”

吩咐要吃素，当时并没有食肉行为。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创世记》1:29-30）

但罪扭曲了一切。罪扭曲了原本“甚好”的上帝的创造。上帝已经许诺，如果他们背逆吩咐，吃了禁果，“你吃的日子必死”（《创世记》2:17），或直译为“死呀，你将死”。人类要在灵性上死去，而且肉体上的死亡过程也从此开始：“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记》3:19）。万物都要承受这个诅咒：动物（15节）、植物（18节）、土地（17节）、亚当和夏娃（15-19节）。从此，一切事物都服在“败坏的辖制”之下（《罗马书》8:21）。

诅咒的范围

亚当和夏娃认识到自己犯了罪，痛苦不已，上帝为了给他们蔽体而杀死一头动物，这是最早记录的死亡事件（《创世记》3:21）。整部旧约中，我们到处看到为罪而流血献祭的吩咐，“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9:22）。只有在年轻地球的情况下，圣经中关于因罪而引入死亡的教导才合乎道理。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

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罗马书》5:12）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哥林多前书》15:20-22）

但倘若地球是古老的又怎样？那么化石就只能解释为：在亚当犯罪以前活物的死亡已经持续了亿万年。死亡，也就是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适者生存、不适者灭绝，一直是历史的主导者。死亡就是正常的，死亡就是自然的，死亡就是万物的必经之路。如果上帝创造了这样的世界，那么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祂是虐待狂、反复不定兼残酷无情？

但尤有甚者，对进化论者来说，死亡是中心焦点。死亡促成进化，死亡产生人类。例如，恐龙的灭绝导致哺乳动物的兴盛，并最终形成了人类。20世纪末的进化论发言人卡尔·萨根（Carl Sagan）如是说：

进化的秘密是死亡和时间——大量生物形式因为不能完全适应环境而死亡，以及充裕的时间让一系列微小的适应性突变得以偶然发生，充裕的时间让有利的突变类型得以缓慢积累。¹

达尔文也认识到死亡在自然选择造成进化的过

1. Carl Sagan, *Cosmo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 p.30.

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他在《物种起源》最后的压轴段落中指出了这一点。在用了几百页的篇幅描述自然选择的证据和效果之后，他总结道：“因此，自然界的争战、饥荒和死亡，直接产生了我们所能想象出的最崇高的事物，高等动物（即人类）。”² 换句话说，人类从死亡中走出。

实际上，达尔文把疼痛、苦难、和死亡的存在作为他相信自然选择的理由。曾有人劝他在著作中不要太接近无神论，达尔文回应道：“我无意写无神论，但我承认，我不能像别人那样，也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我们周围清楚地看到设计和慈善的证据。我无法说服自己，一个仁慈和无所不能的上帝会设计出姬蜂（一种寄生虫），其用意只是让它们寄生在活生生的毛虫体内，或设计猫去捉弄老鼠。既然不相信这些，我看就没有必要去相信眼睛分明是设计出来的说法。”³

所以，在进化论者看来，死亡是事物的常态，而且死亡造就了人类。不适者的死亡和灭绝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就没有适者的生存和进化。即使在主张古老地球观的创造论者看来，死亡（甚至包括近似人类的“动物”的死亡）的出现也先于人类，上帝用死亡为人类铺路。在这两种思想中，早在人类诞生之前，而且毫无疑问

问是在人类犯罪之前，世界已经被死亡、痛苦和折磨所支配了。

诅咒的影响

接下来，请注意死亡也是基督教的中心焦点。首先，死亡是对罪的刑罚。“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6:23），因为罪使我们与圣洁的上帝分离。但是，这还不是全部。

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在伊甸园里发生了什么事？当晚，上帝下来找他们的时候，情形如何？他们在哪里？都藏起来了，在灌木丛中躲避上帝。罪已经在他们和上帝之间竖立起一道可怕的障碍。罪就会这样，不是吗？罪在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上帝之间造成一道鸿沟。

上帝宣告罪的刑罚，是按照祂公义的秉性行事。祂圣洁的本性要求罪的代价一定要偿付。祂设立刑罚是完全公正的。作为创造主，祂有权为所造之物

神



制定
规矩，并
设置违规的刑罚。亚

当和夏娃选择了背叛，选择了罪及其惩罚。要求犯罪者死是上帝圣洁公义的本性。不仅是肉体的死亡，而且是灵魂的死亡，与生命之神永远隔离。

但同时运行的不仅是上帝的公义，上帝也展现了祂的恩典。

试想以下，亚当和夏娃是为永生而造的。他们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新造的身体内没有遗传缺陷或疾病。他们可以永远活着，但是要躲在灌木丛中，因为罪而要与圣洁的上帝永远分离。你能想

2.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London: J.M. Dent, 1971), p.463.

3. 见达尔文 1860 年 5 月 22 日写给哈佛教授 Asa Gray 的信。



耶路撒冷老城里的阿克萨（Al-aqsa）清真寺

到有什么比这更恐怖吗？还有一个词可以描述因为罪而与上帝永远的隔绝，圣经称之为“地狱”。从空间上讲，亚当和夏娃并非居住在称为地狱的地方，但他们悲惨绝望的终极景况却与地狱无异。

此外，如果什么也没有改变，想想亚当和夏娃现在会是怎样。他们已经选择了叛逆，并且拒绝悔改，甚至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接受罪责。他们已经死心地走上了罪恶的道路。他们无法接近上帝，而且也不想去接近上帝。撒旦和他们的自身的罪性必然会驱使着他们日益沉沦放荡。如果持续到数千年之后的现在……我们最好不要去想了。

为罪受死有几个目的。死刑限制了罪人的寿命，也就限制了他沦落的程度。

死也成了摆在亚当和夏娃面前的一个永存的记忆，提醒他们：既然选择了叛逆，也就破坏了上帝完美的创造。每当他们看到一只动物杀死另一只，或者当他们的长子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他们一定会说，“啊，这太可怕了！我们做了什么？”这会迫

使他们回归上帝，去解决罪与死问题。

最重要的是，用死作为罪的刑罚，这种刑罚就有可能被一位不该受刑的人来代偿。这样，上帝自己可以来到地上，变成祂所创造的人的样式，活出无罪的生命，成为一个不需要为罪受罚的人，然后为已经定罪的人类代死。“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6:23），但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哥林多前书》15:3）。他死了，我们就不至于死。然后他又从坟墓里复活，战胜了死亡，为信他的人预备了永生。死亡使人逃脱了永远为罪缠累的生命，并且成为通往新生命的门户，借着创造主的死而复生，从罪和死亡中得到释放。

但是，如果进化论和古老地球说是正确的，又会怎样？如果化石在亚当生前很久就已经沉积形成了，又会怎样？如果恐龙在罪进入受造界之前就已经灭绝，又会怎样？显然，如果死亡在亚当犯罪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么受造界早已被破坏了，死亡也就不是对罪的惩罚。但如果死亡不是对罪的惩罚，

那么基督的死又能成就什么益处呢？在进化论里，是“适者生存”；在基督教里，则是“适者为不适者而死。”

你能看出这两种概念是如何地水火不容吗？如果死亡先于罪而存在，那么基督的死就是没有效果、没有意义的。基督教的中心焦点就丧失了。古老地球的概念贬损了基督的救赎之功！

一个人可以既做基督徒又信进化论，这样的人很多。大多数来到基督面前求救的人一开始是进化论者，因为他们只受过这样的教育。在一个圣洁的

罪的工价乃是死.....



上帝面前，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及其后果，靠着上帝为他们的罪所付上的全数、最后赎价，向祂请求宽恕。他们甚至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六日内创造世界的事。然而，虽然一个未经教导的基督徒有可能相信进化论，但是进化论和基督教是不可能同时正确的。两者是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如果进化论是真理，基督教就是谬误！

最近，我很荣幸有机会去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为 2500 名公立学校师生和大学教授举办讲座。土耳其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我的讲座是由一个准政府基金会赞助的一次会议的一部分，该基金会倡导在土耳其教育系统内回归创造论世界观。

这是我第 14 次去土耳其，此前的旅行都是为了去探索挪亚方舟的下落。⁴多年来，我已经研究了伊斯兰思想，为自己在土耳其的工作做准备。我要为那些在黑暗中迷失的人做一个有成效基督使者。此行之前，我又认真研究了伊斯兰教关于创造和洪水的教导。

伊斯兰圣典《古兰经》重述了旧约中许多历史记载。它记述了六日创造、亚当夏娃、伊甸园、最初的完美状态、偷食禁果、逐离伊甸园、洪水前的邪恶世界，以及世界范围的大洪水。虽有少许差别，记载的要点却是相同。

但是，有一项区别，就是诅咒。乍看其差异似乎轻微，但这些区别形成了伊斯兰教救恩观的基础。他们的思想中有些东西，对于我们这里的讨论有重要帮助。

在《古兰经》中，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招致安拉（“真主”）极大的不悦。穆斯林承认罪的刑罚是死亡；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就开始走向肉体的最终死亡。此外，他们也认识到，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选择了罪，都要承担神的死刑判决。

听起来很熟悉了，但穆斯林相信人类的罪所造成的仅仅是受造物“失去平衡”，不再受益于当初的完美。他们不理解圣经记载的对万物的诅咒，也不理解亚当的罪性传给所有的后裔。对他们来说，每个人的刑罚是由于他/她自己的罪，因此，靠着顺服安拉就有可能重获他的欢心。事实上，这是得救的唯一途径。在伊斯兰体系中，顺服包括：每天面向麦加祷告五次、施舍穷人、斋月期间禁食、背诵穆斯林信条、朝觐麦加一次，此即伊斯兰教的五功。常犯之罪必需忏悔，但宽恕与否全在安拉。安拉并没有确立赦罪的公义基础。

我认为穆斯林轻视了诅咒，不能完全理解人类在上帝面前的无助状态（由于个人的罪和从亚当继承的罪性），这是他们今天仍在黑暗中的原因。他们认为罪及其处罚仅仅是个人行为的后果，所以靠个人行为也必定能得救。他们不需要一位救主。但圣经教导我们，基督来是为我们的罪及我们的罪性代受惩罚，做我们自己无法办到的事。因亚当的反叛而为万物带来的诅咒只有一个补救，那就是让上

4. 关于我在亚拉腊山的探索、经历、和发现，参见我写的儿童读物 Noah's Ark and the Ararat Adventure (Green Forest, AR: Master Books, 2006)。

帝无辜的儿子去死，而祂也正是被冒犯的造物主！教导这一概念，或许可以成为对伊斯兰布道的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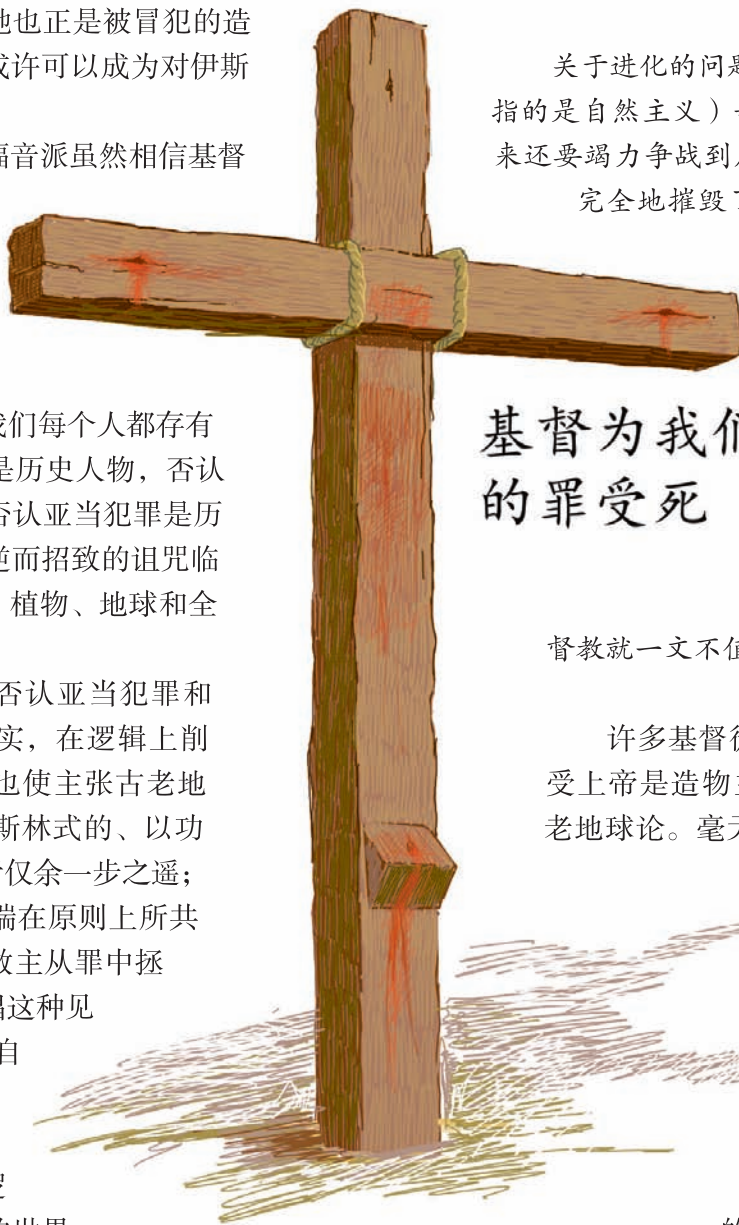
然而，现代基督教福音派虽然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大工为救恩所必须，却否认《创世记》1-3章的基础概念，我们能对他们说什么呢？许多现代福音派神学院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存有罪性，却始终否认亚当是历史人物，否认原本“甚好”的创造，否认亚当犯罪是历史事件，否认因亚当叛逆而招致的诅咒临到了所有受造物（动物、植物、地球和全人类）。

正如你所见到的，否认亚当犯罪和随后招致诅咒的历史事实，在逻辑上削弱了正统基督教教义；也使主张古老地球的现代基督徒滑向穆斯林式的、以功德为本的救恩观念，两者仅余一步之遥；这样的立场也是各种异端在原则上所共有的。轻视了罪就无需救主从罪中拯救我们。那些目前在提倡这种见解的人，或许能够保持自己与主同行，但他们的教导对学生传达了什么信息？一个基础逻辑紊乱、说教充满谬误的世界观是不会维持长久的。

有关诅咒的教导不仅有可能成为向穆斯林传福音的关键，清楚地宣讲圣经中的诅咒也可能成为一个扭转基督教、重返真正符合圣经的世界观的关键。

这一点及由此引伸出来的一切问题（即：死亡发生在犯罪前、疼痛的问题、所有系统中一直存在的衰败趋势，等等），在创研院宣教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对那些被误导的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这一点也许最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目前部分基督徒重新对创造论的兴趣，我们认为这应归功于有关犯罪前无死亡的教导。

我常常觉得我那些相信进化论的同事，比我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理解得更透彻。以下引文出自一位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



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

关于进化的问题，基督教过去与科学（他指的是自然主义）争战，现在仍在争战，将来还要竭力争战到底，因为进化论彻底地、

完全地摧毁了据说是耶稣降世为人的

根本原因。没有了亚当、夏娃和原罪，你就会发现神的儿子可怜的残骸已经倒在瓦砾中了。让他死得毫无意义。进化意味着耶稣并非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救赎主，这样基

督教就一文不值了！⁵

许多基督徒企图脚踏两只船，既接受上帝是造物主，又接纳进化和/或古老地球论。毫无疑问，一个人有可能做

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同时又相

信化石的年代

早于人类犯

罪。不一

定非要

做年轻地球创造

论者才能成为真正

的基督徒，但古老地球观

与基督教不可能同时正确。如果进化

确有其事，那么基督教就是错的。如果地球是古老的，那么基督教也是错的。这些概念不仅不相容，而且背道而驰！诚如上述引文中所言，“进化意味着耶稣并非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救赎主”。

个人阵地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岩石和化石虽被用作进化和古老地球的证据，但它们并不能清楚地说明问题。许多证据经过清理以后，反而与年轻地球模式吻合得更好。在科学的意义上，证据既不能证明也不能

5. G.Richard Bozarth, "The Meaning of Evolution," American Atheist (February 1978), p.30.

否定任何一种关于过去的理论，但证据更支持年轻地球观。当然，圣经明确地教导年轻地球的观念。事实上，假如地球是古老的，基督教就毫无意义。

上帝不是骗子。祂不会让一个充满岩石和化石的世界，去证明一个与圣经中的特别教导相对立的观点。如果圣经中的历史记载是正确的、地球确实是年轻的话，那么岩石必然会与之保持一致。

我们已经看到，对证据的某些诠释与进化论和古老地球观相包容。但这些解释根本不是最好的。只有首先接纳了圣经中的历史事实，然后我们才有希望对岩石做出正确的解释。

与其说岩石讲述着古久的年代，不如说岩石讲述着死亡和毁灭。岩石是由灾难性洪水中的沉积物形成的，洪荒过程的速率、规模和强度，远非今天的过程所能比拟。化石是死物，这些生物在灾变中丧生（有些死于大洪水后规模较小的灾难）。

如此规模的洪水泛滥不是别的，正是挪亚时代的大洪水。圣经教导，这是对罪的审判。上帝憎恶罪，在祂眼中，挪亚时代的文明邪恶透顶。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并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創世記》6:5-7）

“罪的工价”向来就是死亡，在挪亚时代正是这样，于是上帝发洪水作为对罪的惩罚。罪把上帝原来“甚好”的创造扭曲得如此严重，以致于上帝决定要消灭它，再重新开始。岩石严厉地提醒着我们的罪的工价和洪水前邪恶的世界。

但是，岩石和化石也应该提醒我们，现今的世界所展现的状况正与先前招致上帝审判的世界的状况完全一样。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洪水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路加福音》17:26-27；30）

在这里可以找到对我们的世界的贴切描述，而且它与《创世记》第六章的世界相似。从中得出的

唯一结论就是，将来的审判为期不远了。

这些岩石和化石也不会存到永久，它们也会烟消云散。将来必有一天，“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得后书》3:10）。“但我们照祂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得后书》3:13）。在新地上，不会有化石令我们想起死亡和罪恶。

正如敬虔的挪亚在审判的日子接受了上帝拯救的恩典，把生命和保障交托在上帝手里，我们也可以脱离将来的审判。我们今天安全的方舟不是一艘木船，而是上帝永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通过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支付了代价。靠着祂，我们可以脱离罪有应得的死刑，免于将来的审判，并与祂永远同住。“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基督徒就是一个承认自己犯了罪的人，知道自己因为冒犯了神圣的造物主上帝而与祂隔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每个人都因犯罪而应受死的刑罚——与一切善良和神圣永远分离。

而且，基督徒承认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这种处境。但他也认识到，圣子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所需的。“祂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祂的怜悯”（《提多书》3:5）。“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5:21）。“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但随后，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恶和死亡，把永生赐给一切相信的人。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11:25）。

基督徒来到父神面前，悔改自己的罪，祈求上帝以基督的死遮蔽自己的罪，并借此请求赦免，因为刑罚已经偿付。上帝以宽恕回应，洁净我们，使我们战胜罪恶，并赐能力戒除罪恶的习惯。最重要的是，祂赐给我们生命——在已死的灵魂里注入永恒的生命。然后长久的年代会来临的，不是亿万年的死亡和苦难，而是与救主同住的无尽的生命。祂已成就了一切，“要将祂极丰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以弗所书》2:7）。

思考题

1. 我们为何要关心地球的年龄？这有什么意义？
2. 亿万年的可能性如何会引起对上帝品格的质疑？
3. 有关地球年龄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4. 《创世记》第三章的诅咒是只带来肉体死亡，还是伴随着灵魂死亡？你如何得知？
5. 对地球年龄问题的讨论如何指向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图片制作

Harold Coffin — 117

Istock — 17, 29, 45B, 64, 76, 96, 120, 135

Bryan Miller — 6, 7, 8, 9L, 24, 34, 38, 43, 44, 49, 54, 58, 60, 61L, 65, 66, 67, 72, 81, 83, 86, 88, 90, 92B, 93, 96B, 97, 99B, 106, 108, 109T, 110T, 124–134, 136, 137

NASA — 23, 91

Science Photo Library, Martin Bond / Photo Researchers — 10

Science Photo Library, Pascal Goetgheluck / Photo Researchers — 74T & 75T

Science Photo Library, David Hay Jones / Photo Researchers — 69

Science Photo Library — 56R, 127B

Snelling — 104

Swiche — 103

中华创造科学协会是基督教科学组织，通过对自然历史起源的科学研究，致力于在华人同胞中见证上帝创造的大能。同时我们也希望清理一百五十年来达尔文主义对科学的污染，从自然主义的窠臼里解放科学，促进科学的自由发展和持续的进步。

